

北京石景山出土金代吕嗣延墓志考释

孙 勳

〔关键词〕吕嗣延墓志 辽金 石景山

〔内容提要〕北京石景山出土的金代吕嗣延墓志,颇具史料价值。墓志详述吕嗣延生平,还兼及相关诸人事迹。吕嗣延的曾孙吕造于泰和时把吕氏家族墓地迁至鲁郭。墓志正文撰、刻于金世宗大定十七年,而志盖阴面还有吕氏家族墓地迁葬时的补刻,这在以前出土的辽金墓志中是不多见的。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墓志略作考释。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9)03-0079-07

2007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发掘了一座金代石椁墓^①,内出墓志一合。据志文记载知其墓主人为辽末金初的汉族士人吕嗣延。该墓志颇具史料价值,可补辽、金史书之逸阙。

吕嗣延墓志,青石制,志、盖兼具。志盖保存基本完整,盖顶形,上刻篆书“吕公墓铭”,四面斜坡均为素面。盖顶每边长40厘米,杀每边斜长18厘米。盖底每边长67.8、厚8.2厘米。志盖总厚11.2厘米。志盖背面有铭刻,楷书,共8行,每行2~15字不等,总计106字。吕造撰文。志石正方,边长64.5厘米,厚7.5~10厘米。志文楷书,共31行,每行2~32字不等,总计832字。赵搆撰文,马昺书并篆。

以下先誊录志文,后略作考释,以供学者参考,并敬请指正。

墓志正文

大金故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吕公墓志铭并序/奉训大夫太常博士兼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赵搆撰/乡贡进士马昺书并篆/公讳嗣延姓吕氏其上世东平人也高祖讳胤当五代时避乱徙居溱阴遂为燕人/隐德不仕曾祖讳密赠太子洗马妣马氏封韩国太夫人祖讳德方辽统和中举进/士甲科官至检校司空顺州刺史妣南氏封鲁国郡太夫人父讳士安重熙中举进/士官至左散骑常侍奉陵军节度使妣赵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举□昌中进士历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丰应二州观察判官中京留守推官滦河遵化二县令/皇朝天会初授西京盐铁判官四年改殿中侍御史从/王师南伐太原以劳迁太常少卿是年九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五/其次子奉公之丧与夫人权窆于先茔之北夫人南阳县君韩氏崇文公之六代女/孙也柔婉有妇道先亡生一女二男长曰岩次曰介石女适洛门祇候韩瓘岩慷慨/有才干官至信武将军燕都仓使介石文行兼美有名当世举德兴进士乙科官至/中宪大夫安州刺史皆卒于官孙男七人忠节保义校尉卫州酒使忠卫忠显校尉/监中都醋使司忠美修武校尉酒房都监亦皆卒于官忠敏举天德进士高弟令为/南京路都转运副使忠翰举贞元进士第一为莫州刺史忠彦武略将军灵石尉忠/一进义校尉孙女四人一适承信校尉韩据三为浮图氏其次以疾示灭曾孙八人/适邈并进义校尉邈未仕过乡贡进士迈造述瀛寿并幼曾孙女六人一适应奉翰/林文字赵承元一适乡贡进士王陟余尚幼玄孙二人梦授英童公为人聪明温粹/与人交久而益笃于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给宗族仕官三十年不营资产自少/者学虽老不倦居官精敏明干所至有声吕氏自公伯祖太师侍中暨祖司空以博/学为世儒宗故其子孙皆守儒学而多闻

〔作者简介〕孙勳,男,1979年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现工作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邮编100009。

人公允博览强记才思俊逸作为文章授/笔立成学者皆称慕之燕中为之语曰吕嗣延不是敕头是状元吕延嗣不是敕头/是第二然至五奏名始得中弟仕于辽季更考十数不过县令速归/皇朝授以台省之任盖将大用居位日浅卒不得施其才蕴呜呼岂非其命哉公卒/后五十一年以大定十七年丁酉七月二十四日辛酉葬于先塋之次二子从葬焉/葬之前期公孙莫州以书来请铭搃与莫州昆弟游知公之世行为详因序而铭之/辞曰/吕氏三世号称文章逮我亚卿/名声益彰其位虽卑其后延昌/有贤子孙公为不忘

志盖背面铭刻

大定丁酉岁先府通奉始葬其父祖安/州亚卿之灵于柳村先塋后六年得宛/平鲁郭之田凡百亩改卜安州之葬亚/卿子孙时有未便者不克奉迁焉又十/八年小子造始追成其先志寔泰和改/元二月丙申日也曾孙承务郎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造谨志诸铭石/之阴^②

一、吕嗣延的家族世系及其成员的履历、官职

(一) 吕嗣延的高祖和曾祖

高祖吕胤于五代时因躲避战乱，举家由山东东平迁至燕地溲阴（今北京通州一带）。曾祖吕密“赠太子洗马”，应为其后辈官至显位后获得的追封。

(二) 吕嗣延的祖父和伯祖

祖父吕德方“辽统和中举进士甲科”。查阅《辽史》，统和年间共举行进士考试18次，其六年、九年^③分别仅录取一人，则吕德方中举时间未在此列。吕德方“官至检校司空、顺州刺史”。顺州治今北京市顺义县^④。辽代州一级政区划以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和刺史为长官，并以之分别州之高下，节度州的地位最高，依次而下，刺史州最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⑤。司空为三公之一^⑥，因品级高于顺州刺史，故加检校之名。

志文中“公伯祖太师、侍中”应指吕德方之兄，据同墓地中发现的《吕士安墓志》等^⑦，可知为吕德懋。吕德懋，《辽史》无传，但事迹散见于《辽史》、《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诸书^⑧，为统和十二年状元。

(三) 吕嗣延之父

吕士安“重熙中举进士”。据《吕士安墓志》，为重熙七年进士。之后官至左散骑常侍、奉陵军节度使。

(四) 吕嗣延

据墓志记，吕嗣延卒于天会四年（1126年），享年65岁，则生于1062年，即辽道宗清宁八年。

志文“□昌中进士”，应补作“寿”。关于“寿昌”年号，《辽史》中仅《历象志中》写做“寿昌”^⑨，其余均为“寿隆”。“寿昌”、“寿隆”之正误，钱大昕已作澄清，“此辽史之误，不可不改正”^⑩，为不刊之论。寿昌年间只于元年和六年举行了科举考试^⑪。结合吕嗣延“仕官三十年”、卒于天会四年，可断定其为寿昌元年进士，时年34岁。

志文云“历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丰应二州观察判官。”安德州，“兴中府……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⑫，治今辽宁朝阳市。中京内省判官，据《辽史·百官志四》：“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诸京内省客省职名总目：某京某省使。某京某省副使……上京内省司。东京内省司。”^⑬可知仅上京和东京设内省司，与墓志所记不符。另据《李知顺墓志》“故扬州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太傅知中京内省司事提点内库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李公墓志铭并序……就拜中京内省使”^⑭；《宁鉴墓志铭》“中京内省判官”^⑮；《冯从顺墓志》“中、上两京内省使”^⑯；《王安裔墓志》“大康……九年，移授中京内省判官”^⑰等，可补《辽史》官制之逸阙。

志文云“丰、应二州观察判官”。丰州，“天德军，节度使”^⑱。其城址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⑲。志文中丰州为观察州，而《辽史》为节度州，二者等级不同，是否因不同年代而有所变动，尚待进一步考证。应州，“西京道……应州，彰国军，上，节度”^⑳，治今山西应县。《辽史》所记应州的等级与《契丹国志》相同^㉑，亦与墓志不同。

辽亡，吕嗣延入仕金朝，于天会初年任西京盐铁判官、殿中侍御史等。墓志云“从王师南伐太原”。金军南伐太原始于天会三年十月。金太宗下诏，分东西两路伐宋。西路以移劄极烈宗翰（粘罕）兼左副元帅先锋，从西京入太原。“（天会三年十二月）戊午，宗翰围太原。”^②次年“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八月庚子，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伐宋……庚戌，宗翰发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经略使张孝纯”^③。九月丙寅即九月二日。吕嗣延卒于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在攻占太原后不久。征伐太原是金灭北宋的重要战役，旷日持久，取胜不易。吕嗣延因此“以劳迁太常少卿”。

纵观吕嗣延的一生，虽经历辽金嬗代，社会动荡，但其仕途平稳，且子孙繁盛。其祖吕德方、父吕士安均为进士，且“吕氏自公伯祖太师侍中暨祖司空以博学为世儒宗，故其子孙皆守儒学而多闻人”，以诗书传家，可知吕嗣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学术环境。加之本人自少嗜学，故墓志中记“公尤博览强记，才思俊逸，作为文章援笔立成，学者皆称慕之”，应为中肯之语。据《续夷坚志》：“吕内翰造……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闕门请诗，有‘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占两魁’，谓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与子成俱状元也。”^④此条史料专记吕造，把散见于诸史书中所载吕造之事与本墓志所记相验，则可知此条史料正误参半。一是名字之误：吕造父辈中中状元者只有吕忠翰（见后文），而非吕忠嗣。并且父名延嗣，子名忠嗣亦不符合古人命名习惯。二是辈分之误：吕嗣延应是吕造的曾祖，而非大父。三是史实之误：吕嗣延，而非“延嗣”，且并未考中状元。关于这一纰漏，究其原因，可从本墓志中找到线索，即“燕中为之语曰：吕嗣延不是教头是状元；吕延嗣不是教头是第二”。教头即指状元^⑤，为当时俗语。当时燕地的人们推崇吕嗣延的学问，因有此语，流传的范围较广。《续夷坚志》虽属史料性较强的笔记，但其仍为小说家言，对采摭的异闻奇事并不注重史实的鉴别；且其作者元好问活动于金末，与吕嗣延所处的辽末金初在时间上相距较远。而本墓志的撰者赵摅与吕嗣延的后辈均有交往，则关于吕嗣延的史实，应以墓志为准。

辽金递嬗，表面上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替代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变革。实际上也是一个落后征服先进、少数战胜多数的过程。因此女真贵族认识到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在这样一个地域广大、文化先进的区域内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如何对待和使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中的汉人（其中不少人兼具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统治能否长久。金朝女真贵族在争夺幽云地区时，就下令“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⑥。天辅六年十二月攻破燕京，对左企弓、虞仲文、张彦忠、康公弼、刘彦宗、韩昉、韩企先等累世显贵、科举出身的辽朝官员在政治上一律加以重用。“俾复旧职，皆授金牌”^⑦，“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⑧，在政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此外，还在经济上保护他们的利益，辽致仕宰相张琳进降表，诏“燕京应琳田宅财物并给还之”^⑨。这就使前朝士人的种种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从而取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

吕氏家族发展至吕嗣延，有三代人入仕辽朝，已初具世家的规模，有了一定的政治根基和社会影响。从吕嗣延于金太宗时的人仕情况看，其对初建的金朝政权也采取了如同上述士人一样的比较合作的态度。他这种积极的、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举动，自然也换来了金朝统治者的信任，个人得以升迁，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得以保全，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样随着新旧政权更替的完成，其个人和家族也相应地完成了从隶属于契丹政权到仕宦于女真政权的转变。后来金世宗对幽燕地区的世家大族作了一个不太好的评价：“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⑩虽然此语重点在于道德层面上的批判，事实上并不公允，但也道出了汉人家族生存、发展的一些事实和部分原因，这在吕氏家族的身上也有所体现。

（五）吕嗣延的祖妣、妣及夫人

吕密夫人马氏，封韩国太夫人；吕德方夫人南氏，封鲁国郡太夫人；吕士安夫人赵氏，封天水郡夫人。关于外命妇制度，《辽史》中没有专门记载，因辽制多承袭唐，就其基本框架暂且参照唐史，并考以辽代墓志。“凡外命妇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为妃，文武官一品、国公之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母、妻为县君。”^⑪查阅史书和墓志等，之前未见外命妇封号中有国名加郡者，疑墓志中“鲁国郡太夫人”的“郡”字误衍。

墓志云“夫人南阳县君韩氏，崇文公之六代女孙”。崇文公为辽代开国重臣韩延徽（韩颖）。

韩延徽，《辽史》有传，“赠尚书令，葬幽州之鲁郭，世为崇文令公”^②。另见《韩讠墓志》：“韩讠，辽佐命勋臣太师崇文公颢之七世孙。”^③《丁洪墓志铭》：“母即大族韩氏崇文公之五代孙也。”^④据《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南阳韩公绍雍夙夜襄事”^⑤，韩绍雍是韩延徽的曾孙；《韩资道墓志》“韩君讳资道，其先南阳人也”^⑥，韩资道是韩延徽的六代孙，可知南阳是韩氏家族的郡望之一。吕嗣延夫人韩氏的封号与之相应。

（六）吕嗣延的子女

吕嗣延与夫人韩氏有一女两男。女儿嫁给了闾门祗候韩智。闾门祗候，《辽史》中未见记载。据《韩资道墓志》“次奉宣闾门祗候”^⑦，《清河张氏墓志》：“次男庆元……闾门祗候”^⑧，《马直温妻张馆墓志》“选适闾门祗候、左班殿直韩秉信”^⑨等，可知辽代确曾设此官。

长子吕岩，官至信武将军、燕都仓使。次子吕介石，“举德兴进士乙科”。“德兴”为北辽萧德妃的年号，于1122年六月至十二月，仅存在了约7个月的时间。此时，北辽的统治形势为仅占据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辽朝科举考试地点最初主要设在燕京，重熙五年时，兴宗还在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⑩。此后则多在永安山等地进行夏捺钵。德兴元年科举是辽朝的最后一次科举。

吕介石“官至中宪大夫、安州刺史”。按介石中举后，旋即辽亡，则“中宪大夫、安州刺史”应为金代官职。安州刺史，据《地理志上》：“安州，下，刺史……天会七年升为安州，隶河北东路……泰和四年改混泥城为溼城县，来属。”^⑪可知安州于泰和时改隶中都路大兴府。而吕介石卒于泰和之前，则当时为河北东路的刺史州。

（七）吕嗣延之孙

吕忠敏“举天德进士高第”。天德是金代科举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时期。“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⑫天德二年尚未开科，则始增殿试应在天德三年，“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⑬。合并南北选在翌年的考试中并未实行，如《中州集》：“刘内翰瞻。天德三年南榜登科。”^⑭真正实施则是在贞元二年。据《登科记序》：“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⑮罢经义科之诏在天德二年下达，也未立即实行。“（张公）遂中天德三年甲科。时行台进士会试上京，犹用旧法试策擢第。”^⑯因此，吕忠敏考试时地点设在上京会宁，尚分南北榜，且有词赋、经义之别。

吕忠敏曾官至南京路都转运副使。据《金史·百官志三》：“都转运司。使，正三品，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副使，正五品……惟中都路置都转运司，余置转运司。”^⑰另据《大金国志》：“都转运司一处，中都路；转运司13处，南京路（开封府路置司）。”^⑱可见其南京路转运司的官职设置与本墓志不同。另考《曹公神道碑铭》“再授南京都转运度支判官”^⑲，《赵公神道碑》“元光改元，升同知南京路都转运使事”^⑳，《中州集》：“萧尚书贡……南京都转运使”^㉑等，皆与本墓志相证，可补《金史》官制之阙。

吕忠翰“举贞元进士第一”。海陵王贞元时迁都于燕京，因此殿试地点设在了析津府^㉒。吕忠翰，据《金史·文艺传上》：“杨伯仁字安道……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曰：‘当在优等。’海陵曰：‘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诏》，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㉓记述了其中状元的部分经过，并有皇帝的评价，以词赋见长，而拙于草拟政令。据《金史·张汝霖传》：“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㉔可知，吕忠翰是贞元二年状元。据《族帐部曲录》：“吕宗翰字周卿，燕人，亮时状元及第，是年出《王业艰难》赋。”^㉕按贞元时状元吕姓仅吕忠翰一人，参以志文，可知“宗翰”为“忠翰”之误。而《续文献通考·选举一》“海陵天德二年吕宗翰中进士第一”^㉖、《金史纪事本末》：“〔考异〕天德元年，胡砺第一；吕宗翰第一”^㉗等也皆为误记。此外金代墓表也存在误记，如《武公墓表碑铭》记武明甫“弱冠登贞元状元及第”。按贞元年间只开科一次，且取状元一名，再结合上述，足证此墓表之误。

吕忠翰曾任莫州刺史，其事迹另见《交聘表中》：“（大定二十二年）九月，以殿前左卫将军宗室禅赤、翰林直学士吕忠翰为贺宋生日使。”^㉘此事亦见于《金史·世宗本纪下》，但未提及吕忠翰之名^㉙。

孙女四人，其中三人则均为浮图士。辽金时期，幽燕地区佛教颇为盛行，各阶层中不分男女老幼出家之人习见，如《大金国志》：“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⑥

(八) 吕嗣延的曾孙

曾孙男八人，其中以吕造最为显赫、杰出。吕造，字子成，金章宗承安二年状元。据《续夷坚志》：“吕内翰造，字子成，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⑥可知其在省试中为经义第一，殿试为词赋状元。据《归潜志》：“章宗时……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着，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⑦《中州集》所记“大节字信之……信之好奖进士类，沧州徐鼐、太原王泽、大兴吕造，经其指授，卒成大名”，“白字晋卿，信都人，吕造榜乙科”，“李扶风节，吕造榜进士”^⑧等，均可证吕造为承安时状元。

据《金史·术虎高琪传》：“（兴定）二年……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⑨之后，“（正大四年）八月……己巳，万年节，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待制吕造进《尚书要略》。”^⑩另据《金史纪事本末》，吕造所进为《尚书要录》^⑪。据《归潜志》：“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⑫关于此事，金人王鄂所述更详，“正大五年设益政院，取献替有益于政之义，以翰林学士杨云翼、直学士完颜素兰、蒲察世达、裴满阿虎带、待制史公奕、吕造六人充院官。日以二员直官，或二日、或三日、或四日、或五日进讲《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或以机事特赐访问。院官复编《尚书要略》、《大定遗训》、《万年龟镜录》三书以进，皆摘取英华切于时政者，上酷好之。又以学士兼直经筵，在仁安殿西……造字子成，承安二年词赋状元。”^⑬吕造事迹，还见于《萧轩杨公墓碑》：“今焕然学为通儒，有关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师时，宰相张信甫、侯莘卿、礼部闲闲公、卢尚书子懋、吕内翰子成、李都运执刚、李右司之纯，皆折位行与交。”^⑭可见其在金宣宗、哀宗两朝颇受重用。

曾孙女六人，一人嫁给了赵承元。赵承元，字善长，河间人，大定十三年状元。据《中州集》：“大定十三年词赋第一人。”^⑮《大中大夫刘公墓碑》：“百年以来，御题魁选，以赵内翰承元赋《周德莫若文王》超出伦等，有司目为‘金字品’。”^⑯状元例授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⑰。据《金史·世宗本纪中》：“（大定十八年）十一月……戊寅，上责宰臣曰：‘近问赵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尝遣人言其才能干敏，故再任之……’盖承元前为曹王府文学，与王邸婢奸，杖百五十除名，而不复用也。”^⑱赵承元因其行为不检，几乎结束了自己今后的仕途和前程，并使此后金朝对状元的除授发生了一些改变。“大定十八年，因赵承元无行，令榜首先取乡行可取则授应奉，否则，从常调，或を外除。”^⑲《选举志二》：“（大定）十五年，敕状元除应奉，两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敕状元行不顾名者与外除。十九年，命本贯察其行止美恶。”^⑳这一改变虽未指明缘由，但可知确由赵承元一事而起。赵承元因一时之失，便再无作为，后来事迹仅见“（承安元年）夏四月……甲戌，尚书省以赵承元言，请追上孝懿皇太后册宝，然后行溢册礼。礼官执奏尊皇太后已诏示中外，无追册礼，从之”^㉑。最终“卒于临洮”^㉒。赵承元仅留下寥寥可数的几首诗赋，如《探春》^㉓等。

二、墓志撰者赵搃

赵搃，字子充，自号醉全老人，宛平人^㉔。据《续夷坚志》：“顺天西北四十里抱阳岩宝教院，大小二青龙在寺潭中，庙曰：‘显济’……大名总管邢仲良、近代郑州刺史赵搃子充，皆尝读书于此。”^㉕《中州集》卷9《状元》中其列在孟宗献之后（大定三年状元）^㉖，赵承元（大定十三年状元）之前，则其应是大定七年或十年状元。大定十年状元为史诏鱼^㉗，故赵搃可能是大定七年状元。赵搃“诗有古人句意。如《早赴北宫》诗曰：苍龙双阙郁层云，湖水鳞鳞柳色新。绝似江行看清晓，不知身是赴朝人。一时称许者甚众”^㉘。大定十二年撰写《大天宮寺碑记》^㉙，还为赵兴祥撰写过神道碑文^㉚。

三、关于地名“鲁郭”

据相关墓志记载，鲁郭在当时为里，隶属于房仙乡。韩佚及夫人王氏墓志“葬于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归葬于燕京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⑩。韩佚卒于辽统和十三年，当时幽都县尚未改名为宛平。至开泰元年十一月甲午朔，改幽都县为宛平县^⑪《韩资道墓志》：“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以祔先茔。”^⑫韩资道卒于辽咸雍五年，县名已改作宛平。另据《李继成夫人马氏墓志》：“（重熙）十三年……迁先郎中之神柩就爽垲之地于元辅乡。”^⑬可知房仙乡于重熙时曾改名为元辅乡。《王安裔墓志》：“今复于燕山府宛平县房仙乡万合里之原，发其故墓，以宣和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乙时为之合葬。”^⑭宣和六年即天祚帝保大四年，此时北宋收复燕京，改称燕山府，故墓志用北宋纪年，则此时又改称房仙乡了。据《吴前鉴墓志》：葬于大定七年二月十五日，与夫人合葬于“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⑮，则可知在金大定时仍为房仙乡。据本墓志“后六年得宛平鲁郭之田凡百亩”，此时距大定七年不远，应亦属房仙乡。

四、小结

综上所述，《吕嗣延墓志》的记载颇为丰富、完备，详述了吕嗣延其人的生平，还兼及相关诸人的事迹。元人苏天爵曾在感慨、叹息官修辽金史书的简陋时提出补正方法：“辽金大族如韩、马、赵、时、左、张、吕，其坟墓多在京畿，可模碑文已备采择。”^⑯这不仅是从史料搜集的角度考虑，更是基于对辽金政治、社会深入认知的史识层面而言。但是，由于世事变迁，不仅吕氏家族的墓地在史书中无考，碑文也早已湮没，即便是最基本的家族成员的名字也无法确定，只能令后世学者茫然无措，空抱文献无征之憾。今《吕嗣延墓志》的发现，使我们对吕氏家族在辽金时期的存在、发展有了一个概观，进而可以了解其家族的分合、演变乃至以小见大地研究辽金时期的社会、政治等诸多相关问题。《吕嗣延墓志》可补两史之阙，全一族之貌，遂前人之愿，益后世之学。

注 释：

- ① 孙勳、朱至刚、安凯：《北京石景山区鲁谷发掘金代家族墓及明清墓》，《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23日。
- ② 志文中以“/”表示换行。
- ③ 《辽史》卷13《圣宗本纪四》，中华书局2003年，下同，第142页。
- ④⑨〔清〕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第368页。
- ⑤⑥《辽史》卷47《百官志三》，第772页；第773页。
- ⑦ 待刊
- ⑧《辽史》，第146、1286、183、184、190、212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5、9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6、877页；〔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第7卷，齐鲁书社2000年，第58页，等等。
- ⑨《辽史》卷43《历象志中》，第560页。
- ⑩〔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第188页。另见〔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36页。
- ⑪《辽史》卷26《道宗本纪六》，第308、314页。
- ⑫《辽史》卷39《地理志三》，第486、487页。
- ⑬《辽史》卷48《百官志四》，第801、802页。
- ⑭〔辽〕向载言：《李知顺墓志》，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下同，第258、260页。
- ⑮〔辽〕虞仲文：《宁鉴墓志铭》，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685页。
- ⑯〔辽〕宋复圭：《冯从顺墓志》，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

- 文》，第248页。
- ⑰〔辽〕无名氏：《王安裔墓志》，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868页。
- ⑱⑲《辽史》卷41《地理志五》，第508页；第512页。
- ⑳〔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
- ㉑《金史》卷3《太宗本纪》，中华书局2005年，下同，第53、54页。
- ㉒《金史》卷3《太宗本纪》，第54、55页。另见〔清〕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9年，第2537、2538页；〔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4，中华书局1986年，下同，第59页。
- ㉓⑳〔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中华书局2006年，下同，第55页；第55页；第60~61页。
- ㉔《大金国志校证》卷35，第508页。另见〔宋〕洪皓：《松漠纪闻》；周光培编：《宋代笔记小说》第8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 ㉕《金史》卷2《太祖本纪》，第39页。
- ㉖⑳《金史》卷75《列传第十三》，第1724页。
- ㉗《金史》卷78《列传第十六》，第1770页。
- ㉘⑳《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第184页；第182页。
- ㉙《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1188页。
- ㉚《辽史》卷74《列传第四》，第1232页。另见《续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同，第5752页。

- ③ 齐心：《金代韩弥墓志考》，《考古》1984年第8期。
- ④〔辽〕陈油：《丁洪墓志铭》，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634页。
- ⑤〔辽〕杨估：《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228页。
- ⑥⑦⑧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期。
- ⑨〔辽〕杨丘文：《清河张氏墓志》，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592页。
- ⑩〔辽〕张峤：《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638页。
- ⑪《辽史》卷18《兴宗本纪一》，第217页。
- ⑫《金史》卷24《地理志上》，第577页。
- ⑬⑭《金史》卷52《选举志二》，第1134、1135页；第1161页。
- ⑮⑯⑰〔金〕李世弼：《登科记序》，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3757页；第3758页；第3757页。
- ⑱⑲⑳〔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初编》（三二八），上海书店1989年，下同。
- ㉑〔金〕黄久约：《张公神道碑》，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1363页。
- ㉒《大金国志校证》卷38，第538页。
- ㉓〔金〕王珣：《曹公神道碑铭》，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1404页。
- ㉔〔金〕元好问：《赵公神道碑》，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2930页。
- ㉕〔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初编》（三二八）。另见《大金国志校证》卷28，第404页。
- ㉖《金史》卷125《文艺传上》，第2723~2724页。另见《续通志》，第6462页。
- ㉗《金史》卷83《列传第二十一》，第1865页。《续通志》，第5814页。
- ㉘佚名：《族帐部曲录》，转引自《大金国志校证》，第628页。
- ㉙《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49页。
- ㉚⑳〔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卷9，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下同，第1849页；第2000页。
- ㉛《金史》卷61《交聘表中》，第1442页。
- ㉜《大金国志校证》卷36，第517页。
- ㉝⑳〔金〕刘祁：《归潜志》卷7，中华书局2007年，第72页。
- ㉞〔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初编》（三二八）。另见〔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同，第138页。
- ㉟《金史》卷106《列传第四十四》，第2345页；《续通志》，第5877页；〔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代纪事本末》，第1998页。
- ㊱《金史》卷17《哀宗本纪上》，第379页。
- ㊲〔金〕王鄂：《汝南遗事总论》，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3492页。
- ㊳〔金〕元好问：《萧轩杨公墓碑》，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3321页。
- ㊴〔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初编》（三二八）。另见〔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代纪事本末》，第2017页；《畿辅通志》第五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续文献通考》，第3149页。
- ㊵〔金〕元好问：《大中大夫刘公墓碑》，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2982页。
- ㊶《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46页。
- ㊷《金史》卷7《世宗本纪中》，第171~172页。
- ㊸〔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代纪事本末》，第1849页。另见《金史》卷51《选举志一》，第1135页。
- ㊹《金史》卷10《章宗本纪二》，第238页。
- ㊺⑳〔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初编》（三二八）。另见〔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第142页；《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1~132页。
- ㊻〔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2，第27页。
- ㊼〔金〕赵撝：《大天官寺碑记》，转引自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第1633页。
- ㊽〔元〕王恽：《秋涧集》卷4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下同，第17页。
- ㊾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 ㊿《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71页。
- ㊽王清林、王朱、周宇：《丰台路口南出土辽墓清理简报》，《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
- ㊽〔辽〕刘仲渊：《吴前鉴墓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 ㊽〔元〕苏天爵：《滋溪文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120页。

〔责任编辑、校对 田索菲〕